

“三分画，七分裱” 在细节中见匠心



圣旨上墙挣平。



▼▲破损字画修复前后。本报记者 洪亮 摄

俗话说，“三分画，七分裱”。装裱不仅是保护，更是重塑气韵。形制如何选择，用料如何搭配，都关乎一件作品的延续与呈现。

一幅书画，从清洗、揭裱到修补、托心，再到装杆成轴，工序繁复。讲究“平、薄、净、柔、匀、正、新”，更讲究“相物而赋形”。立轴、册页、扇面，各有尺度与分寸。

“我们既是修复者，也是守护者。”厉洪艳说。

圣旨藏品所记载的内容，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，可以从不同侧面展示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传统文

化，也折射出波澜壮阔、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。位于徐州龟山景区内的圣旨博物馆，馆内展出的2000余件（套）藏品，形成了资料翔实、脉络清晰的圣旨发展史。

去年8月起，圣旨博物馆邀请厉洪艳集中修复18件圣旨。虫蛀、水污、折痕……它们曾长久沉睡于库房，如今在她的

手中渐渐舒展。对她而言，修复不仅是技术，更是一种守望。她既是传统技艺的守艺人，也是让历史“开口说话”的倾听者。

半年多来，博物馆几乎成了她的第二个家。白大褂上斑斓的色点，是染色时溅上的印记。

圣旨修复中，涂浆尤为关键。冬日干燥，糨糊稍有不慎便会结块。她反复调试比例，一遍遍试验，宁可慢，也不将就。

“急不得，也慢不得。”她常说。急了，会失手；慢了，会耽误展示与研究。她在时间与质量之间寻找平衡，在细微处守住分寸。

冬季湿度低，按惯例修复节奏会放缓。但她没有停下。“气温低，糨糊更容易干结，我们反而要更精细。”她调稀糨糊、控湿度、测张力，每一步都反复推敲。

在同门师兄看来，厉洪艳对色彩的感知极为敏锐。古代多用矿物颜料，现代材料不同，调色必须尽量还原原貌。有些人需数日才能调准，她往往几笔便能贴近原色。

圣旨因品阶不同，呈单色、三色、五色乃至七色。职位越高，纹样越繁复。修补时既要“补得住”，更要“看不出”。色阶过渡、纹样衔接，全凭多年的经验与手感。

当一件圣旨重新铺展，绫锦在灯下泛起柔光，她总会退后几步，静静端详。那一刻，她知道，自己修补的不只是纸绢，更是一段历史。

在“快文化”盛行的时代，厉洪艳却执着于“慢哲学”：保留文物上的历史信息有时比“修旧如新”更重要。

“事实上，修复不是把旧的变成新的，而是尽可能修旧如旧。”针对目前正在修复的这一批圣旨，厉洪艳表

示，“新的突兀，还不如不动。其实有些污染痕迹，也是来自历史的信息，仍属于文物的一部分。”

回到徐州，对于厉洪艳来说，是选择，也是责任。

在她看来，只有让这门技艺在本地扎根，而不是只存在于少数人手中，才能让更多本地的优秀书画作品更好地保存。

现在更让厉洪艳期待的是年轻人的加入。她开始带学生，教他们识纸辨绢、调糨控湿。年轻人习惯快节奏，而装裱讲究慢功夫。如何让他们理解“慢”的价值，是她常思考的问题。

“只有被看见，才会被珍惜。”她说。

从懵懂入行的装裱学徒到圣旨修复的“主治医师”，厉洪艳用10余年的时间诠释着“工匠精神”的新内涵：既要有传统手艺人的“笨功夫”，也要有创新修复的“巧心思”。

数字化时代，文物保护有了更多技术手段。机器可以监测湿度，影像可以高清留存，但传统装裱依然不可替代。机器替代不了手感的分寸，影像替代不了托裱带来的延年。

实验室的灯光下，纸绢纹理清晰可见，也映着厉洪艳沉静的侧影。千年的纸绢，需要稳稳的手，也需要一颗温热而耐心的心。

她常想，未来是否会有更多年轻人走进这间实验室，接过排笔，继续与历史对话。

而她，依旧会在灯下伏案，让岁月的裂痕一点点愈合，让古老的纹样，在徐州的春风里再次舒展。

在静默中，她守着一门手艺，也守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。

